

散文集

文库

东岳

牧人笔记张承志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东岳

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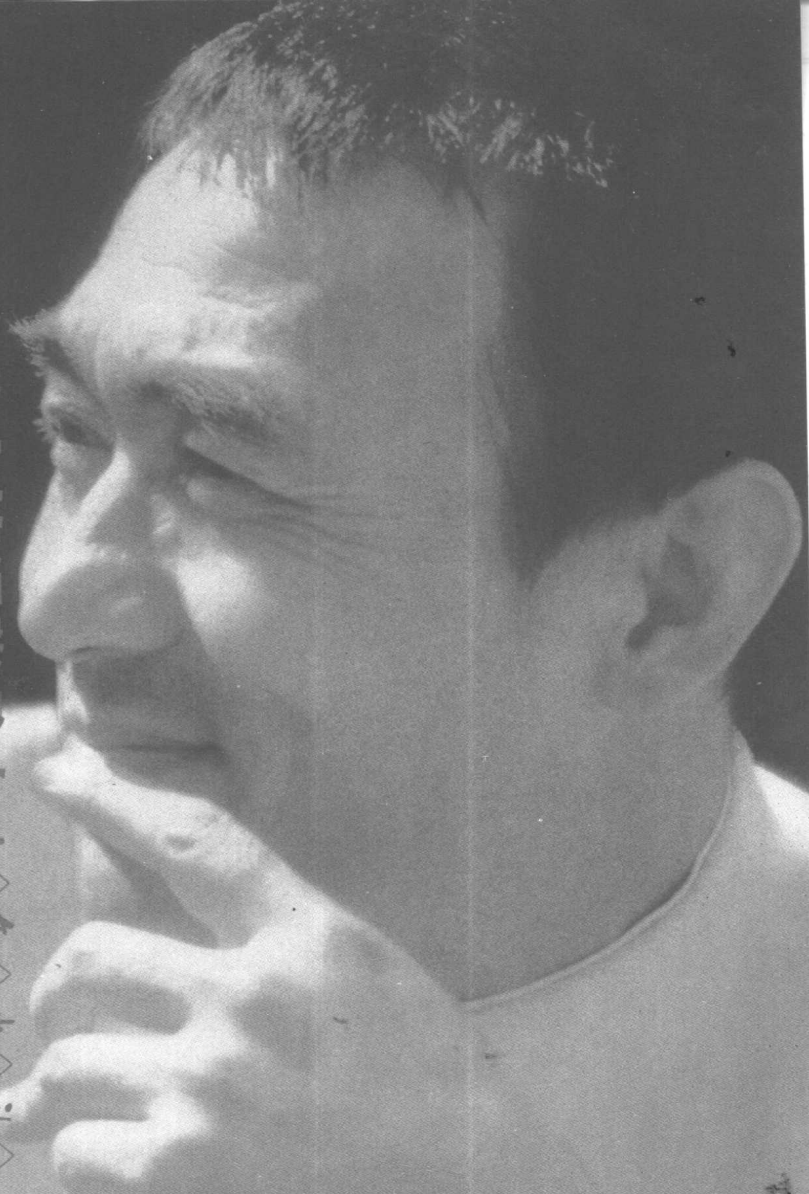
牧人笔记张承志

山东

文艺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牧人笔记/张承志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1.3

(东岳文库)

ISBN 7-5329-1861-0

I. 牧…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1337 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00 × 1000 毫米 32 开本 8.125 印张 3 插页 141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0.00 元

东岳文库前言

一、中国理应有这样一套文库：首先是它的内在品质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其次它属于印刷精美的普及型小开本，其低价位能真正为民众的书架着想。

二、文库本需要囊括这样的作家：他的作品不必说成“当代经典”，但可以说“走向经典”；即使在未来数字化的文学史上，也起码会是闪烁的光标难以绕开的符号，是不可删除的部分。

三、考虑到时间对于选择的不可替代性，一般要求入选作家的“文龄”在二十年以上。一旦选定，即分阶段出版其全部作品。

四、在一次次文化和艺术的潮起潮落中，他们以其顽强探索，终成为不沉的文学岛屿，形成了自己积极而高雅的精神气质与艺术格调。

五、放到世界文化版图上考察，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植根于东方，其作品与优秀的民族文化呈现出明显的

传承关系。

——在众声喧哗、泥沙俱下的时下文坛上，我们谨以如上的认识，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责任感和艺术自信心。

——这套文库的大门正在进一步敞开，它的门槛也将进一步垫高：所有这一切豪志，都有赖于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努力，更有赖于广大作家和读者的密切合作。

山东文艺出版社

二〇〇一年

1
2
3
A
B
A
A
A

目录

汗乌拉	(1)
牧人笔记	(4)
劳动手册	(101)
袍子经	(110)
历史与心史	(124)
关于早期蒙古汗国的 盟誓	(133)
午夜的鞍子	(151)
狗的雕像	(161)
春水泛滥时	(176)
金芦苇	(184)

危险的生命 (195)

又是春天 (202)

初逢《钢嘎·哈拉》
..... (208)

安宁的权利 (213)

起辇谷祭 (220)

二十八年的额吉 (223)

一页翻过 (241)

马的颜色 (247)

附录

《牧人笔记》蒙语之拉丁

转写一览表 (249)

汗乌拉

汗乌拉一共有几处？这在锡盟不容易弄清楚。在乌珠穆沁，著名的汗乌拉（蒙语：王之山或山之王）有三座。据我看来，当然我们的汗乌拉又是这三王之中的大王。

首先，我们的汗乌拉坐北朝南，两襟分别是那两个小王：沙麦汗和西乌汗。其次，不仅位置在地理风水之正中央，而且上面一字甩手并排九堆大教包——汗教包之祭，按牧民讲，只要白色食物（奶酒奶酪）一供，天灵感，立即落雨。

第二，我们的汗乌拉山北，是一片密密丛山，大小地名数十个，丘陵沟壑重重。山南一马平川，开阔草原——而这西南的开阔地两翼各有一条竖山流脉而下，沿这两道小山脉，凿地九尺便是一口好井。

第三，我们的汗乌拉形状庄严，两襟舒缓，山顶高耸，像一座低平的金字塔。山顶与山腰相连处，独眼般

生着一簇杏树。

我当知识青年时，经常和其他汗乌拉籍的知牧（按“干群”“警民”等汉语新词读解）恶战，争论山头的大王小王问题。他们说：爬上那个汗乌拉能看见内蒙古四十九旗。我就说：我们这汗乌拉上头能看见外蒙古五十一旗！抬杠顶牛到了极端时，问他一句：“你们那山有山眼睛吗？”非常灵，他们马上没词儿了。

风水学——堪輿之学认为：人杰地灵，物华天宝。这不仅仅在中原有超验之明，而且在草地也不敢小视。

大名鼎鼎的摔不倒（用马杆在马疾驰时套得它一跤摔倒）的儿马——安巴·乌兰，乃是在汗乌拉山麓长大。同时，传说般的黑马五兄弟，也是汗乌拉马群的明星。在全旗知识青年中最出色的好狗（能辨别全东乌旗知识青年气味）奥登·阿尔斯楞（无尾狮），又是汗乌拉的出身。六十年代某年大旱饮遍六群马十群牛几十群羊仍不枯干的无底井泰莱姆·忽都格，亦在汗乌拉区划之中。

人更是如此。

笔者本人敢以一支笔求生存，当然全是因为汗乌拉风水的缘故；而我终生认为导师，哪怕时光逝去二十年仍然认定她是导师的我家额吉，也是在汗乌拉草原创造了她不朽的人生。此刻，她已经七十一岁了。

走遍北亚半个世界，才深刻地悟出了汗乌拉的存在方式。见识了各种各样的牧区，才知道汗乌拉草原的富

饶。

东北角有险山，足以抗御寒风危难；西南角有大湖，似开放似阻拦。西北连向古歌《阿洛淖尔》，使儿童从小知道憧憬，东南条条大路，把内里和外界相连。——加上北方一线连山，南方一道碱滩“戈壁”，汗乌拉圣山居中，享有八十里方圆。如此的地理，简直是绝了！

——我的文章，读着知之者会深得三昧，不知者会觉得我故作大言。我并不想辩解。我只为知之者写，也只为抵抗将来的文化侵略者写。十九世纪的汉学大师 De Groot，在其巨著《中国宗教体系》中入木三分地研究了中国民间思想，最后还是以一顿训骂收尾。值此世纪末，会有人向如同汗乌拉那样的腹地深处插手的。在他们的洋洋万言之前，我的小文会成为一块小小的“石敢当”，等着杀杀他们的锐气。

无论如何，外人永远也看不见汗乌拉草原除了斑斑营盘座座毡帐外没有一间土房的风貌了。也看不见树关节砍成的轮辋、半圆的毡圈、白布缝的袍子、自己舂的黑炒米了。也看不见两千匹马一齐狂奔时的伟大景象了。真知灼见仍在生活的、真实的人们心里藏着，尽管汗乌拉山永恒不变地矗立不动。

牧人笔记

第一章 摇篮

我说汗乌拉草原是一个摇篮。因为它辽阔的怀抱里，一年一度地孕育着生命。汗乌拉的骏马、牛羊、骆驼，年年在这片青青的草原上生羔产犊，蒙古包里也一个又一个地跑出来顽健可爱的儿童。这片草原是种种生命的摇篮，也是古朴的蒙古文化的摇篮。它是我的蒙古“哥哥”阿洛华祖祖辈辈生息的土地，也是我自己人生的第二故乡。我们因这里的水土，因这里的气候，因这里酷烈的生活和持久的传统——而逐渐变成了今天的我们。

汗乌拉（Han arula）是我们生产大队的名字，也是我们这片草原中央的一座大山的名字。它的意思是“山之王”。虽然它的相对高度只有一百多米，但在这片地形舒缓的草原上，这座山显得非常雄峻。在这座山的顶

峰上，从东向西一字排开着九个巨大的敖包（obo），所以人们也称这座山为“汗敖包”（Han obo）。在山南麓的一个岩缝里，长着一簇汗乌拉草原惟有的小树。由于树木在这里是极其珍奇的东西，所以我特地在这里讲到这丛小树。这丛野生的灌木是我们汗乌拉草原在截至七十年代以前，惟一的一丛非草本植物。以汗乌拉山为中心向四野伸展着的、那一望无际的丘陵草原，就是我们的生产队领土。

汗乌拉生产大队属于内蒙古自治区最富饶的一个盟：锡林郭勒盟（siri gol aimak）。有人说，内蒙古有一颗明珠，它的名字叫乌珠穆沁——而我们汗乌拉就位于锡林郭勒盟最北部的东乌珠穆沁旗（ju ujumncin gu sun）之中，是明珠最美丽的一部分。

在东乌珠穆沁旗的东部，有一座著名的喇嘛寺，名叫新庙（sinsumu）。汗乌拉生产大队所属的道特淖尔人民公社（dogoto - noγor）就设在新庙镇上。从汗乌拉生产队部到新庙镇之间共有二十三公里，有一道宽阔的车辙印大道把我们大队和新庙这小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相连。

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在汗乌拉山顶上可以眺望见远近几百公里的山峦和草原。虽然并不像我哥哥阿洛华所说的那样可以一眼看尽四十九个旗的牧场，但我确实在那山顶的九个敖包上面看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包括

北方外蒙古境内的一些山岭。听老年人说，从前经常在汗乌拉山举行祭敖包的大会（nair），摔跤和套马都在这山脚下举行。

汗乌拉生产大队的领土约有一千平方公里左右。从大队最西南的泰莱姆湖（tairaim noror）到最东面的冬牧场——额尔登·讨勒盖山（erden toregai），至少有四十公里远。南北稍少一些，从大队北界的胡布山脉（hubu-en orula）到南边的狭长的乃林戈壁（nailin gobi）约有二十五公里左右。但是，由于各个大队之间以及牧业人民公社之间有一些交叉地带，所以我们汗乌拉畜群游牧的范围通常大于一千平方公里。羊群和牛群约能越界五公里左右，而马群、骆驼群常常越界很远，至少在两千平方公里的地域中活动。不言而喻，牧马人终日长距离奔波，他们是极其劳累的。

汗乌拉草原水草丰美。在这片草原上有不少使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名胜之地。如南部乃林戈壁的硝土碱草地，德勒斯乌珠尔（dersa ujur）的芨芨草，大队西部的名叫哥尔其莱的井（gercirai hoteg）等等。最著名的是泰莱姆湖南岸的石头井。这口水井只有一尺深，但在六十年代的某一个大旱之年，全队的井都干枯了，这口井承担了全部汗乌拉近两千多匹马，近一万五千头羊，还有近三千头牛的饮水，日夜抽水，而这口宝井居然不干。大队南界的乃林戈壁是一处最理想的夏牧场，夏季这儿

有一条弯弯的季节河，有无数积水的小湖，湖滨落满水鸟，草多是含盐量大的优质牧草。乃林戈壁北面是一片平坦的草原，汗乌拉的种种盛会，如剪马鬃、卖马和文艺演出都在这儿举行。东部尽头的额尔登·讨勒盖山和查干山（cagan）之间，是我们过去主要的冬季牧场。这里是著名的无水草原，以前无数次打井找水的尝试都失败了。但是这里牧草极其丰盛。冬天，在连绵的山冈中间，积雪柔软，气候温和，我们和畜群一起，以洁净的积雪当水，一次次地在这里度过恬静而漫长的冬天。

在一九七〇年前后，汗乌拉大队共有约六十户人家，一般均以—个蒙古包（mongol ger）为单位。这六十户人家的总人口约在三百五十人左右。至一九八〇年前后，人口已增至四百多人。全部为蒙古族。汗乌拉使用蒙古语的一种乌珠穆沁方言。这种方言的语调极为柔和、轻灵、优美。我认为它比起我听到过的南部察哈尔方言、东部喀喇沁方言、西部苏尼特方言以及新疆的卫拉特语以及乌梁海方言，要柔和好听得多。汗乌拉是内蒙古草原的真正纵深，一切都是纯粹的蒙古式。一九六八年有三十余名北京知识青年曾来此接受牧民再教育，下乡在生产大队当牧民，另外还有两户汉族移民。但他们后来都离开了汗乌拉。汗乌拉草原依然如旧，居住其中的蒙古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富饶而严酷的环境

境中建设着自己的生活。

交通工具主要是两种：男人的马和女人的牛车。每个蒙古家庭都有一辆白毡顶棚的篷车（hamo tergen）。在不太忙的时候，女人们总是套上一条老实善走的犍牛，乘着这种篷车去亲戚家串门，篷车里面坐着她的孩子们，都穿着鲜艳的新蒙古袍。在草原上人们是不走一步路的，哪怕只有一百米远，也一定骑上马去。女人们平时照管家务，很少用马，但她们同样是骑马的好手。在男人们生病或者需要的时候，她们在马上同样能飞一般驰骋。当然，除了马和车这两件基本的交通工具外，也有些大些和新式些的，比如四匹马拉的大车和现代的拖拉机、卡车。

汗乌拉生产大队的经济是单纯的畜牧业。汗乌拉约有十至十五群羊（因为经常分群，所以群数不固定），六群马，十群牛，一群骆驼。秋天因大量屠宰和卖出，加上自然死亡，所以数量减少，而春天又因接羔而使数目膨胀，所以在七十年代中，羊群总数一般在一万头上下，牛群总数在两千头上下，马群也在两千上下浮动。在灾害性风雪到来时，马群损失最大，而在缓慢的积雪造成的雪灾时节，羊群损失最大。这样，虽然每年春天都能接下大批仔畜，但牲畜总数的增殖却很困难。蒙古草原传统的游牧生产方式与严酷的自然条件，还有庞大的畜群量之间存在着一种极限，在毁灭性灾害到来的时

候（特别是春季的风雪），这种极限便被突破。古老的游牧生产方式的灾害承受力如果被突破，经济就发生崩溃。反之，如果草原能连续几年保证无灾害的话，马上又会出现立竿见影的繁荣。也许，这就是理解历史上许多游牧民族兴衰史的关键。

我想，从一九七〇年前后已经开始，包括目前在内的二十年中间，也许是内蒙古游牧经济发生质变的二十年。至今为止，种种科学的畜牧、饲料、配种、兽医、定居技术还不能够统治草原。汗乌拉的蒙古牧民仍然喜欢住蒙古包、喜欢用自己种种原始但有效的办法处理游牧生活中的困难。新疆伊犁巩乃斯（kunnais）细毛羊的引进还是不如普通土种蒙古羊受人喜爱——但是，一场巨大的变化正在逐渐发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变化的特征是：传统的木轮车已经在汗乌拉草原濒于绝迹，铁轮子已经代替着浪漫意味十足的木轮子普及在每个蒙古包门前的水缸车（usu tergen）、篷车、箱车（abder tergen）和普通的辕车（hanggai tergen）上。此外，定居点（一座土圈加上两户人家的泥屋）虽然还远不如蒙古包有魅力，但蒙古牧民已经至少决心利用那座坚固的羊圈——我们汗乌拉的传统冬营地额尔登·讨勒盖已经趋于放弃。冬营地和夏营地之间的区别和距离已经大大缩短。游牧方式中最基本的活动——搬迁移动减少了；由于牧场的肥美，近年来已经出现了在一年中仅仅在秋天走一次场

(oter) 的现象，也就是说，冬、春、夏三季已经大体不远离定居点居住。

不过，总体上来看，畜牧业经济仍然维持着不完全的自给自足、商品交换的特点。汗乌拉人仍在吃羊肉和奶食，穿皮衣，用羊毛、皮条和马鬃制造各种各样的绳索工具。但是粮食、茶砖、烟、木料（尤其是制套马杆的柳条、制造车的桦木）、鞍具、绸布——则倚仗新庙的人民公社所在地输入。在上述商品中，茶砖、粮食是最关键的两项。

新庙镇还云集着大批各种各样的手工业者，主要包括皮匠、银匠、铁匠、木匠、泥水匠，以及各种各样身怀一技之长的手工业者。这些人多是河北、山西北部的移民，他们的技艺有力地补充着单纯的游牧经济，使整个草原的生产、交换和生活有条不紊地维持着。新庙镇在解放以后，除了继续保持着其商品集散中心的性质之外，也是行政、文化、教育、卫生中心。镇上设有邮电局、兽医站、医院、税务所、中学（蒙、汉文两种）、公安派出所、粮站、商店、综合手工业工厂、水利队、拖拉机站等等单位。汗乌拉以及它的姊妹牧业生产大队白音图嘎（bayin tug）、道特淖尔（dogoto nogor）等队的牧民，各自顺着草原上那种蜿蜒在草丛中的多股车辙印组成的大道，骑着马，驱着牛车，来到这里，卖掉羊毛、牛羊、皮子，买回粮食、茶砖及其他生活用品。